

论 实践 社会主义

Lun Shijian
Shehuizhuyi

焦坤 刘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论实践社会主义

焦坤 刘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实践社会主义/焦坤,刘林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07-06990-1

I. 论... II. ①焦... ②刘...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 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033.4
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953 号

责任编辑:王 爽
装帧设计:于克广

论 实 践 社 会 主 义
Lun Shijian Shehui Zhuyi
焦坤 刘林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10/16
字 数 260 000
印 数 1-1 000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990-1/A·52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焦坤(1949-),黑龙江哈尔滨人,现为黑龙江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教学研究》、《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撰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阐释》等多部学术著作。个人代表作是《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解读》。



刘林(1975-),黑龙江哈尔滨人,现为黑龙江大学马列教研部讲师、在读博士,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高新技术产业战略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在《理论探讨》、《学习与探索》、《江西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熟知不等于真知

（代序）

熟知不等于真知。这是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其言简意赅地告诉人们在一些耳熟能详的理论常识中往往包含有不是真知的成分，提醒人们在理论研究和探索的道路上，要区分熟知和真知，防止把熟知当作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对一些熟知的理论常识进行重新审视，正本清源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返本开新获得真知。

在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中，我国理论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坚持这样一种共识，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最近出版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简明马克思主义史》指出：“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一道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①这个观点来源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的一段话：“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②

这种共识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熟知，成为我国目前各种科学社会主义教材普及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既定前提。原因是：（1）这个观点是

① 庄福龄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 卷，第 740 页。

恩格斯提出的,具有权威性、可信性;(2)列宁对《共产党宣言》的高度评价,即“它以天才的透彻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②

笔者以为,以此来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并当作理论研究的熟知前提,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失去真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第一,从时间上看,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诞生于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诞生最早不超过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1867年《资本论》问世才对剩余价值理论作出系统阐述。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时间至少在1857年以后,把它提前到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948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时间错位。

第二,从内容上看,依照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界定,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公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宣言’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其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件。”^③这种熟知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恩格斯在谈到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2版,第26卷,第50页。

② 庄福龄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③ 赵曜、秦刚主编:《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1、75页。

《资本论》出版时说：“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①这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问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尚处酝酿之中。因此《宣言》的马克思主义诞生说，说明不了由于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论断。

笔者认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应该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始人的自身逻辑、理论发展脉络来研究，应有文本深度耕犁追求真知的精神，澄清这一熟知的内在悖论，旨在恢复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但并不是天生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又是同他的世界观、政治立场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并未写过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专著，他对社会主义的阐述总是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进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并不简单是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更多的是对同代人理论思想借鉴、批判改造的结果。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具有理论背景意义，重要的是马克思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借鉴、批判改造了费尔巴哈、赫思、卢格、蒲鲁东等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以哲学批判方式，去思考那个世纪的问题的中心，从而达到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哲学变革，是在哲学上为社会主义奠定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不是现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②

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与唯物史观的诞生是一体化过程，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根理论特征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1~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是维护现存世界的解释体系,而是改造世界的体系,在实践的层面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①。他“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②。有了这种基础,社会主义就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论证,诉诸武器的批判,其宗旨是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③。“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我们所称之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④这些思想既是唯物史观的科学表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

这说明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它是马克思在探究唯物史观的道路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使科学社会主义由诞生走向成熟发展。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和真实可靠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抽象逐步走向具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中心线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论证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科学）理论到实践，由实践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实践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即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身份，强调实践在社会改造的权威性，结束空想社会主义寄托理性、少数天才人物的唯心史观，明确宣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使旧世界“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②。二是在现实层面，实践就是革命，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是实践是社会主义建设，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四是实践就是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遵循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在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上调节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或环节，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本书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的统一。实践社会主义体现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模式，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实践社会主义没有唯物主义的求是精神，它在出发点上就有可能从书本、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实践结果与实践愿望就可能背道而驰；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实践社会主义，其思想认识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仍然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著者

2005年12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目 录

熟知不等于真知(代序)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的	(1)
一、理性共产主义	(1)
二、人本共产主义	(4)
三、世俗社会主义	(9)
四、科学社会主义	(11)
五、简短结论	(22)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25)
一、对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25)
二、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31)
三、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52)
第三章 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理论走向现实的	(59)
一、两次世界大战对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影响	(61)
二、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66)
三、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	(81)
四、列宁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90)
第四章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96)
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96)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苏联模式的形成	(109)
三、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功过评说	(117)
第五章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42)
一、开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42)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与社会主义改造	(152)
三、仿效斯大林模式与走自己的路	(165)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181)
一、毛泽东的成功经验:邓小平继承和发展	(182)
二、毛泽东的失误教训:邓小平吸取和转化	(196)
三、毛泽东的方法论原则:邓小平坚持和创新运用	(208)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216)
第七章 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及其经验教训	(221)
一、中外学者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综述	(221)
二、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原因的分析	(228)
三、经验教训的一种解读	(247)
四、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考	(270)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里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80)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背景	(280)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逻辑	(284)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与实践	(289)
后 记	(297)

第一章 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的

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思潮,早在 400 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一开始它受到一种道德义愤和主观幻想的支配。如果说这种乌托邦曾是社会大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而选择的一种精神表达方式,那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其价值的合理性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实践的社会主义不会满足于任何理论的思辨或承诺,它要达到理想社会的目的,必然要摆脱乌托邦的遐想,从而动摇一些思想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假说在经验思维中的合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借鉴、批判、扬弃了以往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伟大变革。本章着重讨论青年马克思在探索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逻辑,在微观上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一个过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即理性共产主义、人本共产主义、世俗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四个发展阶段与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一致的。通过这种研究,旨在说明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的。

一、理性共产主义

马克思最早开始接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是在《莱茵报》期间。1842 年 9—10 月间《莱茵报》记者报道了斯特拉斯堡会议对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讨论的有关情况,这遭到了保守、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尖酸刻薄的攻击。1842年10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表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持两种态度:一是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给予极大关注,肯定共产主义是涉及现实的重大问题。他指出:“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①。二是站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上对“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进行批判否定。“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特指19世纪20—30年代流行于欧洲的到美洲去开发共产主义新区的实验活动。对此马克思强调要进行理论论证,但并没有具体展开说明。本文拟作三点分析:第一,马克思当时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用理性说明现实是黑格尔哲学的品格。在他看来,“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是没有诉诸理性的东西,“《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②第二,马克思当时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还缺乏了解,他只偶尔“聆听过甘斯在柏林对圣西门学说的传播”^③,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之后才能发表意见。他指出:“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④第三,厌恶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对共产主义浅尝辄止的空谈,主张要扎扎实实地研究,不要“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社会主义的原理”^⑤。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强调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他的思想在总体上还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还是在黑格尔理性主义支配下看待共产主义,在政治立场上,也只是借助自由主义来捍卫人民的利益,与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在“理论论证”与“现有形式”之间他把前者看得重于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③ 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6页。

者,在世界观上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

实际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探索不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而是他深入社会生活实践逐步形成的。这里,有两个重要事件对他研究共产主义起了直接催化作用:一是所谓林木盗窃案,一是对摩塞尔地区农民处境的调查。这两个重要事件使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理性主义与物质利益的矛盾,物质利益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德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困扰着马克思:力图通过自由报刊诉诸理性的努力失败了;力图通过“哲学世界化”,即通过哲学改变世界的努力也失败了;理性和现实的矛盾推动马克思开始重新审查自己原有的理论信仰——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重新理解理性和现实的矛盾。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政治实践和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批判,是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政治立场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契机。马克思试图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正确解决中,寻找探索共产主义的起点。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一种传统的、也是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尤其是《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是促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这种见解的主要依据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观点,即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义重新登上王座”,并使马克思“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

我不同意这种见解。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确起过重要作用,但它不是马克思转变的根本原因。首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并没有直接把马克思导向唯物主义。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问世时,马克思的确看过,但马克思当时感兴趣的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是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对无神论的论证。同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把费尔巴哈与鲍威尔加以区别,而是把他们同样看做青年黑格尔派,看做是自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意识哲学的卓越代表。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并不确切。如果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把马克思直接导向唯物主义,即“成为费尔巴哈派”,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在1842年还用理性衡量现实,在总体上还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在1843年还使用“下流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弗·梅林指出,“《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思想无疑已经包含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之中,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恩格斯的记忆有错误,那也是非本质的。但是他的错误又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模糊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①。梅林的矫正是正确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时间不是1841年,即《基督教的本质》的问世,而是1843年,即《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问世。这两部著作中的“颠倒法”对马克思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二、人本共产主义

1843年春至1844年秋,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他对共产主义的探索由理性本位转向人本位。其理论锋芒由批判封建制度转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人本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费尔巴哈影响下,他以社会主体人的本质为根据,在“异化——复归”框架下建构人本共产主义理论。由此,对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阐发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从“类”与个体存在相统一的观点出发,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区分资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在于它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本质异化,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就是消除异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①。其标志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②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承担者。他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③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在于它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的阶级”,“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④这说明,马克思已把人类解放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人还处在异化之中,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是废除私有制和铲除异化。由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异化同私有制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还比较模糊,往往看做是互为因果,基本上还是立足于人本主义的语境谈论私有制。

这一思想在《巴黎手稿》中得到了明确表述。马克思在分析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按政治性质是民主或专制的共产主义”、“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时指出:“把物质的占有看做生活的惟一目的”,“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⑤。这就是说,上述三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把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当作目标,并没有解决人的本质异化,人民还没有达到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归根结底还是受私有制的统治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支配。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以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为立论基础,第一次阐发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主张。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①这一论述既是对上述三种形式共产主义的一种回答,又是对“人类解放”的具体深化。其中人本主义的倾向是明显的。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②。因此这种共产主义毋宁说是以费尔巴哈哲学为基础的人本共产主义。1844年8月1日,在《巴黎手稿》写作即将结束之际,他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明确指出“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③

值得研究的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还用“实践人道主义”表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哲学思想。他说:“正像无神论作为身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④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实践人道主义具有三层涵义:

第一,此时马克思虽然在费尔巴哈影响之下,但他已开始有别于费尔巴哈,“实践的人道主义”是对“理论的人道主义”的超出。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页。